

伊里亚·郭洛文

謝·米哈尔科夫著 臧仲倫譯



新文艺出版社

登 場 人 物

郭洛文·伊里亚·彼得洛維奇——作曲家, 50 岁。

阿列美吉娜·伊凡諾芙娜——他的妻子, 37 岁。

菲道尔——郭洛文前妻生的儿子, 画家, 28 岁。

丽莎——郭洛文前妻生的女儿, 歌唱家, 25 岁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——郭洛文的哥哥, 鋼琴調律師, 60 岁。

馬姪——丽莎的女友, 芭蕾舞演員, 25 岁。

魯莎——郭洛文家的家庭女工, 65 岁。

巴若夫·阿尔乔姆·伊凡諾維奇——建筑工区主任, 37 岁。

罗斯雷·格列勃·馬克西莫維奇——坦克部队近卫軍少将, 45 岁。

梅尔尼科夫·安得烈·华西里耶維奇——作曲家, 32 岁。

查里薩耶夫·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——音乐批評家, 40 岁。

日古略夫——近卫軍司务长, 27 岁。

少先队輔導員(女)

劇情发生在現代。

第 一 幕

郭洛文家的別墅，离莫斯科一百公里。寬敞的房間。窗子面对花园。一扇玻璃門通向露台。还有二扇門通隔壁的房間。在二扇門中間是一只荷兰式爐子。屋中央摆着一張紅木圓桌。桌子上面悬着一盞灯，灯罩很大。在由于年久而微微裂开的板壁上挂着各种靜物画和风景画（都有圓框鑲着）。靠墙放着几把藤圈椅。

悶热的七月天的中午。通露台的門敞开着——可以看見花园的一角。在房間的犄角里放着一架鋼琴，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在給鋼琴調整音律。少先队輔導員从花园出来，登上露台。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在鋼琴前坐下，彈。

少先队輔導員（在門口站住）是拉赫馬尼諾夫①的“春潮”嗎？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拉赫馬尼諾夫的“春潮”。

少先队輔導員（不好意思地）您好！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（亲切地）您好，姑娘。

少先队輔導員 請問，我可以見見郭洛文同志嗎？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可以呀。

少先队輔導員 請問，您就是郭洛文同志嗎？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对，我就是郭洛文②。

少先队輔導員 請原諒……我……我是列寧廠少先隊夏令營的輔導員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很高興。您有什麼事，姑娘？

少先隊輔導員 您知道，我們的夏令營就離這兒不遠，過河就是。我們會派馬來接您的……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馬？你們干嗎要派馬來接我？

少先隊輔導員 我們的孩子們很想請您明天上我們那兒去，去參加少先隊的營火慶祝會。上次是一位兩次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同志到我們那兒去的，而現在，我們非常非常希望您能去我們那兒講講話。孩子們想請您講一講您自己的創作。請您隨便講些什麼……您知道，他們是少先隊員，而且這有很大的教育意義。夏令營就在這兒不遠。我們會派馬來接您的。而且送您回來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（耐心地听完）看來，您要找的是作曲家郭洛文吧？

少先隊輔導員 是呀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那末，姑娘，您弄錯了。您要找的不是我，而是我弟弟。

少先隊輔導員（不好意思地）对不起……那您弟弟在哪兒？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他現在在花園里。您得去跟他談談。

少先隊輔導員 好……您看，他會同意到我們那兒去嗎？

① 拉赫馬尼諾夫(1873—1943)是著名的俄羅斯作曲家。

② 郭洛文是姓。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的全名應當是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·郭洛文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您好好儿請求請求他吧。

少先队輔導員 您看，他会拒絕嗎？我們的夏令營不远呀。

如果步行去，也只要二十分鐘。何況我們还派馬……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到花园里去找他一下吧……（少先队輔導員下）請問，派馬來接我嗎？

少先队輔導員 （在窗口出現）我們也邀請您。您来吧！孩子們会很高兴的……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到花园里，到花园里去找吧……他在那儿。要好好儿想法說服他。

少先队輔導員 好……謝謝您……請原諒。这多不好意思。（下）

〔花园里有人在唱歌。丽莎从花园出来，登上露台。她手里拿着一束野花，走进房間，把花插在花瓶里。〕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寿星①在花园里不？

丽莎 爸爸嗎？在花园里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少先队夏令營有人来过。要請你爸爸去作客，去参加少先队的营火晚会。还要派馬來接他。

丽莎 他們在談判呢。在那儿他們开来了大批人馬。哎，热极了！……我應該跟我們那一伙儿到小河里去游泳的……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那你干嗎不去呢？忙着料理家务？

① 原文为 ~~именинник~~，意即过命名日的人。

还是准备初演，怕着了凉，坏了嗓子！

丽莎（不理睬他）瞧你，伯伯……你也該找个時間到我們劇院里去一下，听听我在台上唱得怎样呀。請了你多少次了！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可見你沒有好好請呀。

丽莎 伯伯，你真不害臊！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說着玩的，說着玩的，侄女儿。對你們全家，我都欠了債。連我弟弟最近的第四交响乐我也沒听呢。

丽莎 我們現在正在排演一个新歌剧。是作曲家梅尔尼科夫写的。我唱的那部分美极了。我真喜欢它。而第二幕里的歌詞又多好。真美！我一定請你去听初演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我听說过这个歌剧。似乎对它的評價并不太妙。

丽莎（热烈地）那毫无理由。这是个好歌剧。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罵它。有不少人就喜欢它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維奇 你父亲就不喜欢。他說这作品可差勁哪。上演这样的歌剧是白費力。

丽莎 爸爸的話不对。梅尔尼科夫是年輕的天才作曲家。这是他写的第一个歌剧，一个写現代題材的歌剧。它也不是沒有缺点，但作者还在修改呀。将来你就会看到这是怎样一个剧本。爸爸不喜欢这个歌剧，就因为这歌剧沒有按照他的风格写。（拿着花瓶下）

〔郭洛文和查里薩耶夫出現在露台上，然后走进房間。〕

查里薩耶夫 梅尔尼科夫的音乐在和声的结构方面，显得苍白而毫无新奇之处。既无思想，又无想象。

郭洛文 他毕竟还不是没有才能的……同时，他过去也是我的学生。

查里薩耶夫 就是啊！做过象郭洛文这样名师的学生，居然什么也没有学会！因此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就将所谓老师和学生作了个对比。

郭洛文 哦，我不知道。可能您是对的，伊戈尔·米那耶维奇。按照您的观点，批评家的观点……

查里薩耶夫 他已经从事职业创作了，因此我也就以职业作曲家来要求他，并以此来分析他的每一个音符。我认为梅尔尼科夫既没有技巧，也没有新的感情，同时也没有从事庄严的舞台创作的其他条件。他应当写儿童歌曲，而不是歌剧！

郭洛文 怎么，这很快就要登出来吗？登在哪儿？

查里薩耶夫 在下一期我们的杂志里。亚当·格里高利耶维奇已经在昨天批准付印了。他同意我的观点。

郭洛文 唔，如果同意……你们看得更清楚……你们又是这方面的批评家。（对哥哥）调准了吗，斯乔普斯卡①？

斯杰潘·彼得洛维奇 调是调准了——这也不是难事儿……不过乐器旧了，要好好儿保护它。木栓已经不牢了。它们不大经得住你的强音呢。

① 斯乔普斯卡以及后文所提起的斯乔巴都是斯杰潘的小名。

郭洛文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的忠实的坐骑，你还得为我服务一下。（在钢琴上弹了一个和音）

斯杰潘·彼得洛维奇 应当小心点儿，作曲家，小心点儿！

郭洛文 （弹钢琴）谢谢，斯乔普斯卡。又跟往常一样给修好了。又跟往常一样。

斯杰潘·彼得洛维奇 （温厚地）我今天不是到你这儿来干活的，我是来玩儿的。这个工具袋我是因为习惯才把它带在身边。三十五年了，我一直把它随身儿带着。把它带来了，居然没错——用上啦。

郭洛文 我们今天要为斯杰潘·彼得洛维奇，为他的天才痛饮一杯！怎么样，伊戈尔·米那耶维奇？来痛饮一杯吗？

查里萨耶夫 （模棱两可地）我最近这个……肝脏常常闹病……结石……

斯杰潘·彼得洛维奇 （自言自语）肝脏结石……怀里揣着块石头①……（下）

郭洛文 （在他后面喊）斯乔巴！斯乔巴！

（丽莎登场。她把插着花的花瓶放在桌子上。）

丽莎 爸爸，你跟少先队员们讲好了？

郭洛文 讲好了，孩子，讲好了。

丽莎 怎么样？

郭洛文 我说下次再去吧。

① 这是一句谚语，意即口蜜腹剑，心怀叵测。

丽莎 你别欺侮他们了。我小时候也请过各种各样的名人去作客。当他们拒绝你的时候，真气人。

郭洛文 行了，行了。下次再去吧。（丽莎下）

郭洛文 （严肃地）我哥哥是个非常可爱的人。心地善良。我曾跟他一块儿在音乐学院学习过。他很有前途。

查里萨耶夫 您想想，这就是命运。一个给了双份的天才，而另一个……不过，哎，真热呀！咱们的太太小姐没让我们陪着就到河里游泳去了。我今天倒想冒险去河里洗个澡。

郭洛文 我们现在来喝克瓦斯^①吧。这是地地道道家制的面包干克瓦斯，刚从冰里取出来。怎么样？您喜欢克瓦斯吗？

查里萨耶夫 （模棱两可地）我的医生不让我喝太冷的东西，不过坦白说，我今天对一切都作好了准备。我的兴致好极了。我是在别墅里呵。

郭洛文 别去管，别去管您的什么医生。我请您喝的是多好的克瓦斯啊！加葡萄干的！一点一点的带着神奇的闪光！这样的克瓦斯您可从来没喝过。（下）

（查里萨耶夫翻着钢琴上的乐谱。从当中抽出一本，在钢琴前坐下，开始弹什么曲子。阿列美吉娜·伊凡诺芙娜和玛姬登场。两人的肩上都搭着一块毛巾。郭洛文从查里萨耶夫的身后望了一眼乐谱。）

① 一种清凉饮料。

郭洛文娜 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，您这是彈什么呀？

查里薩耶夫 第四……

郭洛文娜 啊——！这是伊里亚·彼得洛維奇第四交响乐里边的。（查里薩耶夫彈完）这是非常优美的作品，不是吗？

查里薩耶夫 （略停片刻，意味深长地）可以更簡洁地說：已經达到了完美的境地！

郭洛文娜 （对馬姪）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总能找到最确切、最簡洁的形容詞。

查里薩耶夫 哪里哪里，阿列美吉娜·伊凡諾芙娜！我們今天可以大胆地說，伊里亚·郭洛文是现代音乐艺术中的杰出人物！我們的驕傲！我們的荣誉！我們的明天！

郭洛文娜 伊里亚·彼得洛維奇是个很有天才的人。很有天才。

查里薩耶夫 只消听听他最近的交响乐就行了。

郭洛文娜 （叹了口气）可叹的是，在咱們的时代，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样的音乐。

查里薩耶夫 不必赋予这种現象太多的意义。只有对理解第四交响乐的本质故作痴聾的人，才会不明白它所包涵的那些巨大的形象。唯智主义是多么高貴！主題的深邃的心理音調又多么发人深思！这是亨得弥特①的

① 德国作曲家，生于1895年。

乐队合奏手法！

郭洛文娜 当然，当然，您的話完全正确……

查里薩耶夫（深思地）作曲家要用寓意的形式在我的想象中再现一个人，而不描写他的外貌，同时他又在杂乱的、但又有着严密組織的富有感受力的音响的激流里，表达出这个人的全部激情和感触，一句話，我該說，在第四交响乐的形象的无形体里面；正是在这个无形体里面，包含着使我們大家欢欣鼓舞，并使我們大家为您丈夫的天才拍手称賀的那种成就和那种特别的美。

郭洛文娜（深思地）我明白您的話。明白。

查里薩耶夫 我可以向您預言，阿列芙吉娜·伊凡諾芙娜，我和您将会亲眼看到郭洛文的巨大的世界声誉。这是我可以向你預言的。要知道，伊戈尔·查里薩耶夫还很少向人預言过什么……

郭洛文娜 謝謝您。我知道您是我們的朋友。伊里亚·彼得洛維奇很信任您。

查里薩耶夫 如果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劳动的話，我将感到很幸福。您讀过我最近写的关于您丈夫的文章嗎？

郭洛文娜 讀过，当然讀过！我們还朗诵过它。写得非常正确，非常有說服力！

查里薩耶夫 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！該是毫不夸張地說实話的时候了！

郭洛文娜 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！……噯，剛好，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，我老忘了問您，关于我們的新住宅有什么消

息嗎？老是答应，答应。离城这么一大段路，我們的腿都跑断了。

查里薩耶夫 会給的，会給的。

郭洛文娜 可是什么时候給呢？

查里薩耶夫 郭洛文家可不是普通人家，那是一定要給的。

郭洛文娜 但愿如此。

郭洛文 （拿着一罐克瓦斯上，嘴里呼着）克瓦——斯……克瓦——斯……特別为我們准备的。

郭洛文娜 寿星。

郭洛文 你們已經回来啦？（把装克瓦斯的罐子放在桌子上，用桌布将它盖好）唔，怎么？去游泳了？

郭洛文娜 去游泳了。瞧，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不跟我們一块儿去。丢下我和馬姪两个。难道真正的男人应当这样嗎？我們出了事可怎么办？！

馬姪 我們会出什么事呀？

郭洛文娜 我們可能会淹死呀……

查里薩耶夫 您說什么呀？这不可能的！

馬姪 唔，要在那儿淹死也許不容易吧。

查里薩耶夫 我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，阿列芙吉娜·伊凡諾芙娜，哪怕您有一点儿暗示……

郭洛文娜 饒了您吧。何況您自个儿也受到了惩罚。我們可凉快了。对嗎，馬姪？

馬姪 可不是嗎，水跟鮮牛奶一样。

郭洛文 （对查里薩耶夫）伊戈尔·米那耶維奇，我們到花园

里的菩提树下去吧。

郭洛文娜 你們要在菩提树下干嗎？

查里薩耶夫 伊里亚·彼得洛維奇准备請我喝一种特別的克瓦斯。

郭洛文娜 伊里亚，什么样的克瓦斯？剛冰过的嗎？你早上还在鬧喉嚨疼呢！

郭洛文 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完全好了。

郭洛文娜 你自个儿下地窖去拿的嗎？

郭洛文 我們把罐子端到太阳底下去吧。

郭洛文娜 我跟你們一块儿去。魯莎呢？为什么到現在还不开飯？魯莎！丽莎，这是鑰匙。去拿点甜酒和白酒来。別忘了鎖上。（对丈夫）克瓦斯我自个儿拿去。

〔他們去花园。丽莎和魯莎登場，馬姪亦登場。她們开始摆餐具，准备开飯。〕

馬姪 （对丽莎）你哥哥呢？我一早就沒看見他。

魯莎 菲道尔·伊里依奇在菜园子里。坐在阳伞底下画画呢。

丽莎 唔，那当然。不在菜园里，他能上哪儿。看中了一朵重瓣罌粟，就坐着，画个沒完。馬姪，去告訴他，叫他回来，换了衣服来吃飯。

馬姪 我去叫他。（下）

魯莎 （馬姪一走，随后說）反正她和菲道尔·伊里依奇不是一对儿。

丽莎 （吃惊地）您說什么呀，魯莎？

魯莎 說您的馬姪唄。

麗莎 這跟馬姪什麼相干？

魯莎 事情就在此不相干。很早以前，菲道爾·伊里依奇就在厨房里這麼說過：“我要一個能生男育女的妻子。”

麗莎 我不懂這跟馬姪有什麼關係。

魯莎 當然有關係……您的馬姪是個演員。

麗莎 我也是演員呀——歌唱家。她是芭蕾舞演員。這有什麼關係呀？

魯莎 關係就在這裡，那些在舞台上扭大腿跳舞的人，是不讓生孩子的。生了孩子，她們漂亮的身段就給毀啦！

麗莎 您說什麼呀，魯莎？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了。

魯莎 看來也沒什麼可回答。（突然）餡餅兒！……（跑出）

（菲道爾登場。他手裡拿著畫稿和剛開頭的畫。菲道爾把畫放在鋼琴腳旁的地板上，然後在藤椅上坐下，端詳著自己的畫。）

麗莎 一聲不响地注視著哥哥。

麗莎 （打破沉默）喜歡嗎？

菲道爾 （頭也不回地）喜歡。

麗莎 嘿，普希金，嘿，好樣兒的！

菲道爾 （頭也不回地）嘿，普希金，嘿，好樣兒的！

麗莎 你的罌粟花還沒畫厭嗎？

菲道爾 那你這老一套的問題也沒問厭嗎？

麗莎 （熱烈地）老實說，菲道爾，我是你的親妹妹，但是我已放棄了解你的念頭了。一整年來，呆在鄉下，畫呀，畫呀，老是畫這一套：菜園里的罌粟花，桌子上花瓶里的

罌粟花，如果在花后面再擱上面鏡子，那就圖映在鏡子里的罌粟花……

菲道尔 我也不了解你。呆在城里，每天老是唱这一套：在劇場里唱“白雪公主”^①，在无綫电里唱“白雪公主”，在音乐会上唱“白雪公主”，如果呆在家里，站在鏡子面前——又是唱“白雪公主”……映在鏡子里的“白雪公主”。

丽莎 就算这样，这也不能相提并論呀。

菲道尔 为什么这不能相提并論？

丽莎 为什么？因为这完全不是老一套！白雪公主要生活，要愛，她想知道人怎么生活，为了接触人們活生生的感情，她甚至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。瞧，这就是“白雪公主”！同时我每次都在按新的方式體驗大自然的这个形象……而你呢……你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觀者……

菲道尔 我給你說过多少遍了，好妹妹，我倆的艺术觀不同。比如說，我要画罌粟花，你偏要我画……

馬姬（出現在門口）你們的卡司坦卡的狗崽子多好啊……（不再講下去）

菲道尔（不理會馬姬，对丽莎）我喜愛大自然，因此就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画它。照我所見到的那样来画它。

丽莎 可是你不是用那种眼光来看它。

菲道尔 那我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它？

① “白雪公主”是亞·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詩劇。曾由李姆斯基-科爾沙柯夫改編成歌劇。

丽莎 用近視眼。真正的現代画家，尤其是年輕的画家，应当看得远，而主要的，应当抱定其他的目的。你明白嗎？目的，其他的一些目的。你愛自然？愛鄉村？那就愛吧！比如我昨天看見別杜寧諾农庄的女庄員們割了草回來。難道就不能畫這樣一幅畫嗎？女人們走着，她們是晒得黑黝黝的，疲倦的，但也是愉快的。在年輕的也許是個共青團員的姑娘身旁，——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——她的媽媽……這裡也有你所要風景——俄羅斯的遼闊的田野，而且臉……每一張臉都代表一個性格、一幅畫象。色彩絢爛的衣服和裙子，扛在肩上的輕巧的耙，衬在天空和草地的背景上又有多美呵！而這一切放在一起就組成了一支歌。是呀，是呀！一支雄渾豪邁的歌……你明白我說的話嗎？

菲道尔 （想了一下）你用什么來証明這不是蘇維埃的罌粟花，這不是在彼得連科院士的實驗農場上培植出來的罌粟花呢？（指着自己的畫）

丽莎 （諷刺地）可別忘了注明年代，也好讓你的子孫后代知道你生活在哪一世紀。

馬綏 （突然地）畫我吧。

菲道尔 畫您？

馬綏 對。我下次把我的芭蕾舞裙子帶了來，我會象一個真正的模特兒那樣給你擺好姿勢。我就用這樣的姿勢站着……或者不，這樣比較好……（做給他看）只要有東西扶着，我就能一小時、兩小時、三小時的站下去——